

經進東坡文集事略

四

新學堂
PDG

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卷第十八

迪功郎新紹興府嵊縣主簿呂郎

曄

上進

進策別下

厚貨財別二篇

省費用第十三

定軍制第十四

訓軍旅別三篇

蓄材用第十五

練軍實第十六

倡勇敢第十七

省費用第十三

夫天下未嘗無財也昔周之興文王武王之國不過百
里當其受命四方之君長交至於其廷史記周本紀諸侯聞虞芮之人俱避而文曰西伯蓋受命之君故諸侯皆來決軍旅四
平又云武王渡河不期而會盟津者八百諸侯

出以征伐不義之諸侯

本紀云西伯伐犬戎伐密須賊

而未嘗患無財方此之時關市無征而山澤不禁取於民者不過什一而財有餘及其衰也內食千里之租外牧千八百國之貢而不足於用由此觀之夫財豈有多少哉人君之於天下俯己以就人則易爲功仰人以援己則難爲力是故廣取以給用不如節用以廉取之爲易也臣請得以小民之家而推之夫民方其窮困時所望不過十金之資妻子之奉出入於十金之中寬然而有餘及其一旦稍稍蓄聚衣食既足則心意之欲日以漸廣所入益衆而所欲益以不給不知罪其用之不節而以爲求之未至也是以富而愈貪求愈多而財愈不供此其爲惑未可以知其所終也蓋亦反其始而思之

夫嚮者豈能寒而不衣飢而不食乎今天下汲汲乎以財之不足為病者何以異此

國家創業之初四方割據中國之地至狹也然歲歲出師以誅討僭亂之國南

取荆楚太祖乾德四年二月王師入荆南高繼冲請李

四縣五十八宋太祖開至四年十一月十五日滿美攻拔廣州擒

西平巴蜀太祖乾德二年詔以蜀孟昶等分路伐蜀

三年正月十三日王全斌次魏城蜀主孟昶上表請降

東下井潞太祖乾德二年二月車駕親征太原時以

太宗太平興國四年二月車駕復親征四月次太原五

州癸未夜攻城城欲壞刻繼元懿上表納款河東平得

元年四月昭義軍節度使李筠叛五月車駕親征澤潞

而死澤潞遂平其費用之多又百倍於今可知也然天下之士未嘗思其始而惴惴焉患今世之不足則亦

甚惑矣夫爲國有三計有萬世之計有一時之計有不
終月之計古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所以三十年之通
計則可以九年而無飢也歲之所入足用而有餘是以
九年之蓄常閑而無用卒有水旱之變盜賊之憂則官
可以自辦而民不知王制云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
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
非其國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蓄九年耕必有三年之蓄如此
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如此
者天不能使之災地不能使之貧四海盜賊不能使之
困此萬世之計也而其不能者一歲之入纔足以爲一
歲之出天下之產僅足以供天下之用其平居雖不至
于虐取其民而有急則不免於厚賦故其國可靜而不
可動可逸而不可勞此亦一時之計也至于最下而無
謀者量出以爲入用之不給則取之益多天下晏然無

大患難而盡用衰世苟且之法不知有急則將何以如之此所謂不終月之計也今天下之利莫不盡取山陵林麓莫不有禁關有征市有租鹽鐵有推酒有課茶有筭九衰世苟且之法莫不盡用矣譬之於人其少壯之時豐健勇武然後可以望其無疾以至于壽考今未五六十而衰老之候具見而無遺若八九十者將何以待其後耶然天下之人方且窮思竭慮以廣求利之門且人而不急則以爲費用不可復省使天下而無鹽鐵酒茗之稅將不爲國乎臣有以知其不然也天下之費固有去之甚易而無損存之甚難而無益者矣臣不能盡知請舉其所聞而其餘可以類求焉夫無益之費名重而實輕以不急之實而被之以莫大之名是以疑而不

敢去三歲而郊郊而赦赦而賞此縣官有不得已者天
下吏士數日而待賜此誠不可以盡去至于大吏所謂
股肱耳目與縣官同其憂樂者此豈亦不得已而有所
畏耶國朝九郊祀每至禮戌頒資羣臣衣帶鞍馬器幣
下泊軍校絲帛有差舊式宰臣樞密使銀二千兩
綸二千匹參知政事樞密副使各
一千五百疋兩其他各有定數天子有七廟王制天
祖之廟而七今又飾老佛之宮而爲之祠固已過矣
又使大臣以使領之歲給以巨萬計此何爲者也真宗
祥符五年十一月宰臣王旦加門下侍郎兼玉清昭應
官使其他如會靈觀祥源觀萬壽觀之類皆命大臣領
之天下之吏爲不少矣將患未得其人苟得其人則凡
民之利莫不備舉而其患莫不盡去今河水爲患不使
濱河州郡之吏親視其災而責之以救災之術徒爲都
水監仁宗嘉祐三年十月二十二日詔置在京都水
監九內外河渠之事悉以委之時朝廷欲修水官

故專置此監以代三司河渠司事後亦不常其官夫四方之
以御史知推呂景初判監事後亦不常其官夫四方之
水患豈其一人坐籌於京師而盡其利害天下有轉運
使足矣今江淮之間又有發運國朝置淮南江浙荆湖
路都大發運使都監以
使朝官以上或諸司使充仍兼制置本路茶鹽礬稅南
度山澤稅賦及歲漕儲廩以佐京師之用後就淮南創
使祿賜之厚徒兵之衆其爲費豈勝計哉蓋嘗聞之里
有蓄馬者患牧人欺之而盜芻菽也又使一人焉爲之
既長既長立而馬益羶今爲政不求其本而治其末自
是而推之天下無益之費不爲不多矣臣以爲凡若此
者日求而去之自毫厘以往莫不有益惟無輕其毫厘
而積之則天下庶乎少息也

定軍制第十四

自三代之衰井田廢兵農異處兵不得休而爲民民不

得息肩而無事於兵者千有餘年而未有如今日之極
者也三代之制不可復追矣至於漢唐猶有可得而言
者夫兵無事而食則不可使聚聚則不可使無事而食
此二者相勝而不可並行其勢然也今夫有百頃之閑
田則足以牧馬千駟而不知其費聚千駟之馬而輸百
頃之芻則其費百倍此易曉也昔漢之制有踐更之卒
漢昭紀更賦注云更有三品有卒更有踐更有過更古
者正卒無常入皆當迭為之一月一更是為卒更貧者
毋得雇更錢者次直者出錢雇之月三十是謂踐更也
行者當自戍三日不可往便還因住一歲一更謂不
給戍者三百入官官以而無營田之兵雖皆出於農夫
而方其為兵也不知農夫之事是故郡縣無常屯之兵
而京師亦不過有南北軍期門羽林而已漢制京師自
南軍北軍掌

理禁衛而期門羽林皆屬郎中令百官公卿表注云
期門下機行行後遂以名官羽林亦宿衛之官言其如

羽之疾如林之多也一說邊境有事諸侯有變皆以虎

符調發郡國之兵文帝紀二年九月初與郡守為銅虎符注云銅虎符第一至第五國家當

發兵遣使者至郡至于事已而兵休則渙然各復其故

是以其兵雖不知農而天下不至于弊者未嘗聚也唐

有天下置十六衛府兵唐兵志云府兵之制起自西魏後周而備於隋唐因之隋制

為十二衛唐增天下之府八百餘所而屯于關中者至有

五百陸宣公奏議云太宗列置府兵分隸禁衛大凡諸府八百餘所而在關中者殆五百焉然皆

無事則力耕而積穀周志又云古者兵法起於井田自周衰王制壞而不復至於府兵始

於農寓之不惟以自贍養而又有以廣縣官之儲是以其

兵雖聚于京師而天下亦不至于弊者未嘗無事而食

也今天下之兵不耕而聚于京畿三輔者漢百官公卿表云右扶風

與左馮翊京兆尹是為三輔皆治長以數十萬計皆給

安城中政後世言京畿者多稱之

於縣官有漢唐之患而無漢唐之制擇其偏而兼用之
是以兼受其弊而莫之分也天下之財近自淮甸而遠
至于吳蜀九舟車所至人力所及莫不盡取以歸于京
師晏然無事而賦歛之厚至于不可復加而三司之用
猶苦其不給其弊皆起於不耕之兵聚于內而食四方
之貢賦非特如此而已又有循環往來屯戍于郡縣者
昔建國之初所在分裂擁兵而不服 太祖 太宗躬
擐甲胄力戰而取之既降其君而籍其疆土矣然故基
餘孽猶有存者上之人見天下之難合而恐其復發也
於是出禁兵以戍之大小藩府而小至于縣鎮往往皆
有京師之兵兵走云 太祖 太宗以雄略英武平一
邊防外藩及川廣之屬鎮屯守者由此觀之則是天
自京師而遣故有駐屯屯駐之名

下之地一尺一寸皆天子自爲守也而可以長久而不
變乎費莫大於養兵養兵之費莫大於征行今出禁兵
而戍郡縣遠者或數千里其月廩歲給之外又日供其
芻粟三歲而一遷往者紛紛來者纍纍雖不過數百爲
輦而要其歸無以異於數十萬之兵三歲而一出征也
農夫之力安得不竭餽運之卒安得不疲且今天下未
嘗有戰鬪之事武夫悍卒非有勞伐可以邀其上之人
然皆不得爲休息閑居無用之兵者其意以爲天子出
戍也是故美衣豐食開府庫輦金帛若有所負一逆其
意則欲羣起而噪呼此何爲者也天下一家且數十年
矣民之戴君至于海隅無以異於畿甸亦不必舉疑四
方之兵而專信禁兵也曩者蜀之有均賊與近歲貝州

之亂未必非禁兵致之

真宗咸平三年正月神南軍戌卒補延順等作亂推都虞候王

均為主據益州反僭号大蜀改元化順朝廷命雷有終

楊懷忠等討平之仁宗慶曆七年十一月具州宣毅

卒王則挾妖術據城反州吏張密十吉主其謀遂僭号

東平郡王改元德聖朝廷命明鑑文彦博等討平之

臣愚以為郡縣之士兵可以漸訓而陰奪其權則禁兵

可以漸省而無用天下武健豈有常所哉山川之所集

風氣之所咻四方之民一也昔者戰國常用之矣蜀人

之怯懦吳人之短小皆嘗以抗衡于上國

如諸葛亮周瑜輩皆嘗以

吳蜀之兵又安得禁兵而用之今之士兵所以鈍弊劣

與魏抗衡弱而不振者彼見郡縣皆有禁兵而待之異等是以自

弃于賤隸役夫之間而將吏亦莫之訓也苟禁兵可以

漸省而以其資糧益優郡縣之士兵則彼固已懼忻踴

躍出于意外戴上之恩而願效其力又何遽不如禁兵

耶夫土兵日以多禁兵日以少天子扈從捍城之外無所復用如此則內無長聚仰給之費而外無遷徙供餽之勞費之省者又以過半矣

訓兵旅

蓄材用第十五

夫今之所患兵弱而不振者豈士卒寡少而不足使歟器械頽弊而不足用歟抑爲城郭不足守歟廩食不足給歟此數者皆非也然所以弱而不振則是無材用也夫國之有材譬如山澤之有猛獸江河之有蛟龍伏乎其中而威乎其外悚然有所不可狎者至于魑魍之所蟠豺豚之所伏雖千仞之山百尋之溪而人易之何則其見于外者不可欺也天下之大不可謂無人朝廷之

尊百官之富不可謂無材然以區區之二虜聚數州之衆以臨中國抗天子之威犯天下之怒而其氣未嘗少衰其詞未嘗少挫則是其心無所畏也主憂則臣辱主辱則臣死吳越春秋云越王勾踐反國五年徵召羣臣仰天歎曰孤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又史記范雎傳秦昭王臨朝太息應侯雎曰臣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今大王中朝而憂臣敢請其死今朝廷之上不能無憂而大臣恬然未有拒絕之議非不欲絕也而未有以待之則是朝廷無所恃也緣邊之民西顧而戰慄牧馬之士不敢彎弓而北嚮吏士未戰而先期於敗則是民輕其上也外之蠻夷無所畏內之朝廷無所恃而民又自輕其上此猶足以爲有人乎天下未嘗無材患所以求材之道不至古之聖人以無益之名而致天下之實以可見之實而較天下之虛名二者相爲

用而不可廢是故其始也天下莫不紛然奔走從事於其間而要之以其終不肖者無以欺其上此無它先名而後實也不先其名而惟實之求則來者寡來者寡則不可以有所擇以一旦之急而用不擇之人則是不先名之過也天子之所嚮天下之所奔也今夫孫吳之書

孫武齊人嘗著兵書十三篇吳起衛人嘗著兵書六篇

其讀之者未必能戰也

如史

記趙括能讀父書而不知合變遂敗於長平之類

多言之士喜論兵者未必能

用也

如唐史李元平好論兵及守汝州遂爲李希烈所擒之類

進之以武舉試之以

騎射天下之奇才未必至也然將以求天下之實則非

此三者不可以致以爲未必然而弃之則是其必然者

終不可得而見也往者西師之興

仁宗寶元康定間趙元昊叛故西鄙與師

其先也惟不以虛名多致天下之材而擇之以待一旦

之用故其兵興之際四顧惶惑而不知所措於是設武
舉募方略收勇悍之士而開猖狂之言不愛高爵重賞
以求強兵之術實元三年二月十八日詔自今武舉人
程試並以策問定去留弓馬定高下康
定元年九月二十七日命翰林李士丁度西上閣門使
李端愿等同共試驗武舉中選者百八十八人康定元年
正月乙酉詔陝西州軍有勇敢智謀之士識西賊情偽
與山川要害攻取方略者悉詣所在自陳津遣赴京師
繼而又詔京朝官選人三班使臣有文武器當此之時
幹者並許經所屬官同自陳當量材試用
天下囂然莫不自以為知兵也來者日多而其言益以
無據至於臨事終不可用執事之臣亦遂厭之而知其
無益故兵休之日從而廢之仁廟皇祐元年九月五日
下詔罷武舉大略謂如聞
所隸習者率違掖諸生編戶年少紛然相效為之愈多
宜罷試於兵謀俾專錄於儒術其將來科場武舉人曾
經秘閣考試者即許投下文字外更不今之論者以謂
許新人取應以後科場令罷武舉一科
武舉方略之類適足以開僥倖之門而天下之實才終